



世家

三國

儒生

会有三国
为什么

历史的车轮在三国
悄然转折，
一切权力、荣光、智谋、热血
皆碾为齑粉
一群不认命的人，
迎来了他们的宿命

桓大司马●著

汉献帝●伏皇后●贾诩
袁绍●张角●诸葛亮●陆逊●……

汉室

宿命

诸侯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PRESS



三国宿命

桓大司马●著

 九 州 出 版 社
JIUZHOU P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宿命三国 / 桓大司马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108-7274-7

I. ①宿… II. ①桓… III. 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
中国—三国时代 IV. ①K820.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5982号

宿命三国

作 者 桓大司马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70毫米 16开

印 张 16.5

字 数 192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274-7

定 价 45.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这句五代十国时期军阀安重荣的名言，将中国古代的政治秩序和政治伦理一笔抹杀。似乎古代中国都是唯力是视的修罗场，没有真正的尊贵，没有真正的信仰，也没有真正的规矩乃至秩序。正如黑格尔对中国的论断：“它的显著的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即使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人们似乎仍然有着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中国古代总是暴力地轮回，没有能够坚持长远的信念和信仰，朝代更替不过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看似高大上的种种仪式礼节观念，都不过是欺世盗名的遮羞布。

当看到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人们会感受到传统的生命力；当看到欧洲延续千年的国王加冕仪式、贵族册封仪式，人们会发现保守的魅力。而反观中国，只好很早便进入到“平民社会”，很早便盛行“理性主义”，用“早熟”来蔑视这些“食古不化”。

可是，既然自豪于“五千年文明”，既然对“源远流长”十分热衷，却把自己的政治文明和精神世界看得这么不堪，实在有些违和。

其实，东方也好，西方也罢，在古时候，都不可能完全摆脱神秘主义而完全付诸于理性。天命、神明、传统所衍生而出的秩序要远远稳固于人完全依靠理性创造出来的秩序。中国也不例外。

想想看，为何中国的史学如此发达，后代为前代修史往往不惜成本，自己费力推翻的前代皇朝，自己却要承认其正统？为何王朝更迭，大部分都要以“禅让”的形式来完成，即使确实是自己用武力推翻旧朝而建立新朝，也要尽量避免展现自己武力直接针对前朝的一面。比如明太祖朱元璋说自己“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清圣祖康熙帝说明亡清兴是“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那块出身极为曲折神秘，在秦始皇手里成为传国玉玺的和氏璧，为何成为历朝孜孜以求的宝物，直到千年之后的明清之际，仍让皇帝们念念不忘？说中国没有宗教，可为何千年间却有着一以贯之的秩序选择？为何古中国与其他文明不同，没有产生坚固的一神教而政治本身却有着极强的宗教印记？为何其他宗教进入中国举步维艰，而唯独佛教却可以迅速打开局面并征服了中国的精英阶层？

这一切的一切，都有其必然原因。答案是有的，但是在一部部厚重的史学专著中，在一篇篇深邃难懂的学术论文中，让人望而却步。那么作为普通读者想要了解其中的奥秘，就需要一本简洁而不简略、明白而不浅白的作品。

彭治宇兄的《宿命三国》便是这样一部作品。

彭兄文理兼通，理可开发软件，文可填词作赋，而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畅游史海，对两汉魏晋史实用功甚深，且不限于人物、事件

或典章制度的研究，而是以此为门径，窥看古中国千年的制度秘密。经过多年沉淀，他拿出了这部作品，从人们最熟悉的三国时代入手，上溯两汉，下启隋唐，用不大的篇幅，精准有趣地解密了古中国政治秩序的奥秘，向读者展现了中国版“权力的游戏”。

之所以选择三国时代为切入点，彭兄有其独到的眼光。三国是人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大多数读者对三国的了解还局限于《三国演义》。即使突破演义，从《三国志》了解三国，如不了解两汉，不了解魏晋，那么对于夹在其中，制度文化、宗教信仰、秩序铺排都有着承上启下作用的三国时代，仍只能浮光掠影，难探堂奥。比如，黄巾起义真是如后世白莲教一样的农民起义吗？这场不过八个月便冰消瓦解的动乱为何会给后世带来巨大的变革？为何曹操必须利用汉室，而袁绍却不必？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想要光复的汉室，真的是东汉吗？为何曹操不必篡汉，而曹丕继承了曹操的功业，却必须篡汉？三国之后，为何会是魏晋，魏晋之后为何会是隋唐，历史是否有其他的可能？为何直到唐朝灭亡后，才会有安重荣这样的人说出那样的话，而在之前根本不可想象？

全书篇幅不大，但除了以上问题，还有更多更复杂的问题都有了非常解渴的回答。所谓言简意赅，应该就是如此了吧。

彭兄嘱我为本书作序，虽自知难以胜任，但看过全书后，敬佩之余忍不住写下些感想心得，算是为读者们做个引子，制造个悬念吧。

是为序。

序

班布尔汗

2018年5月29日

言

自从经营微信公众号“文史宴”以来，大司马写了很多历史文章，但出书还是第一次。

拜《三国演义》所赐，汉末三国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历史时段，那个时代金戈铁马、神机妙算、英雄辈出，千载之下仍虎虎有生气，令人神往，说不尽道不完。很多朋友对三国的了解应该会像大司马一样，有一个递进的过程：最初，受《三国演义》或者周边动漫、游戏的影响，把三国当成中世纪英雄传奇来看，后来接触《三国志》等正史，发现历史与传奇的不同之处，开始考究历史，最后通过三国史，加深了对历史的认识。

大司马不仅对三国史感兴趣，在三国的基础上，对整个魏晋南北朝史的兴趣都十分浓厚，为了深入理解魏晋南北朝史的脉络，对其前后的先秦两汉和隋唐五代也有一定的涉猎，并因此而开阔了视野，有所发现和感悟。对于三国，我们同样可以使用这种大历史的眼光，从长时段和中时段来审视，发现三国历史的脉络，得出某些战争胜负和谋略成败的深层原因，也可以找准三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从三国

时代的前因后果中体会到某些历史规律。

大家对三国的兴趣可能一开始都集中在战争和权谋上，后来才扩展到其他方面。大司马也一样，为了更全面的理解三国，对于制度史、文化史、观念史、社会史、学术史、经济史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涉猎，从多个角度来审视历史，或许可以避免用比较熟悉和习惯的明清时代的眼光去看三国，纠正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找出历史演变的真实脉络和历史人物的真正逻辑。

在以上两个方面，大司马可能有一孔之得，也是这本书可能的亮点。当然，大司马心有点大，本事未必跟得上，书中难免有错讹与疏漏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最后，感谢出版社的青眼，感谢各位同道的鼓励，感谢邓小军老师、班布尔汗兄、段宇宏兄、王路兄的推荐，感谢各位读者对大司马的认可。

● 伏皇后

功臣集团的绝唱

丰沛集团与云台二十八将

四九

汉室的根基

五三

功臣世家的集体败落

五六

云台后人何在

六一

军功集团看夕阳

六五

● 袁绍

关东的霸主当不了天下的霸主

关东与关西，不同的故事

七一

关东士族的天之骄子

七四

关西军阀控制朝廷

七八

关东盟主藐视关西皇帝

八三

曹操让袁绍好牌变烂牌

八七

关东盟主不敌天下霸主

九一

● 张角

儒教与道教，从这里分道扬镳

宇宙秩序中的儒道同源 三

儒教与皇帝斗法失败 八

道教接着跟皇帝斗 一二

儒教与道教的宗教战争 一六

汉唐之间的儒道战争 二〇

● 汉献帝

皇帝的宿命

皇权与政府不是一回事 二五

外戚与宦官是皇权的延伸 二九

宦官成了皇帝的爹娘 三三

汉武帝与孟子消灭了汉朝 三七

垂死挣扎与卷土重来 四二



● 鲁肃

武力豪族所能达到的最高点

『凡品』背后的奥秘

一五一

土豪的世界你不懂

一五六

赤壁之战是这样打起来的

一六〇

超越土豪的土豪

一六三

武力豪族的历史归宿

一六七

● 陆逊

南方士族的巅峰，从开始就结束

南方士族的坎坷成长

一七三

外地人统治的江东

一七七

南方士族借山越战争复兴

一八二

孙家与南方士族的终极决裂

一八六

南方士族辉煌的挽歌

一九〇

梁

捌

● 贾诩

凉州的反复

半汉半胡的凉州

九七

凉州人的离心力

一〇〇

关西与关东的最终决裂

一〇五

一出手就灭门绝户

一〇八

天下大乱成就了凉州

一一三

● 荀彧

八百年士族政治的关键节点

儒学与豪族的结合

二一九

党锢之祸与奇节之士

二二三

灭汉朝与济天下

二二八

王佐之才与乱世枭雄

二二三

天下之志与家门之私

二二八

汉晋之间的士风转轨

一四三

伍

陆

● 诸葛亮

秦制帝国最完美的宰相，没有之一

汉初经典的君相体制 一九五

皇帝先坏了规矩 一九九

三国时代的宰相复兴 二〇三

最完美的秦制宰相 二〇八

连刘禅都有汉武帝的心 二一二

● 李严

与诸葛亮之争的是是非非

天下第三的巴蜀之地 二一九

第一批殖民者 二二二

第二批殖民者 二二七

殖民者的合流 二三一

龙与蛇的过招 二三五

为时过早的总决战 二三九

政

治

我们的教科书一向把黄巾之乱称为农民起义，在各种游戏、动漫等现代媒体里面，黄巾首领张角也被塑造成一个低端的民间神棍，富含神经病的气质，但这是对原初道教的历史不了解所致。

实际上，东汉是儒教与道教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走向分道扬镳的时代。张角的黄巾起义，不过是东汉原始道教与儒教一系列战争中的高潮而已。而黄巾起义失败后，儒教与道教的战争也并未停止，反而在两晋十六国再起波澜，甚至出现道教势力割据一方乃至毁天灭地的局面。

道教的教众也并不是后世农村里那种低端的巫婆神汉，其中的骨干是有品位、有学问的地方豪族。他们起事的目的并不是装神弄鬼或者杀人越货，而是为了实现天命，实现天下太平。他们的组织方式与理论建设，对后世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宇宙秩序中的儒道同源

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陈寅恪先生曾言“唐之事近于古，宋之事近于今”，日本京都学派亦阐发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之性格迥异。故而我们今天对古代社会的印象，多是宋以后，特别明清以来的印象，因为今天的社会跟明清社会仍有很多共同点，这就容易形成一种“一切古史皆明史”的偏颇看法。

但是，即便我国从秦以后就一直实行专制集权的“秦政”，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社会也是很不一样的。用对明清社会的认识去套唐以前的社会，就会出现很多认识偏差，比如认为东汉张角的黄巾起义跟明清的白莲教起义差不多。

虽然张角那套搞法确实是日后白莲教的祖宗，但运作上却比白莲教要高大上太多。白莲教主要在底层民众中流传，所以时常凸显出低俗、土的气质，而张角的太平道则是同时在上层和下层流传，无论涵盖面、组织度还是理论高度，都非后世的白莲教可比。

这是因为，唐以前的社会（含大唐），无论豪族阶层还是平民阶层，对“天命”的说法都深信不疑。说他们迷信也好，虔诚也罢，他

们认为要当天子，光有实力还不行，还得有天命。而张角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使自己在部分上层人士中成为天命的代言人。

上古中国并不是如一般印象中那样宗教观念淡薄，任何文明原初时代都是“神道设教”，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信仰中虽然也有鬼神，但鬼神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商周以来，华夏文化的信仰中至高无上的是有秩序、有生命的宇宙，或者通俗点说就是老天爷，即《诗经》所谓“明明上天，照临下土”，宇宙是一切的所在，鬼神和人类都不过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上古中国信仰的其实是一种类似于佛教的法则宗教，所以后来佛教能够很快在中国发扬光大。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样的一神教虽然也来到中国，却不能像佛教一样风靡天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信仰与华夏信仰有同属法则宗教的这一层亲缘关系，只不过跟佛教相比，华夏的宇宙信仰在具体的宗教体验上更重视巫术式的感知，而不是逻辑上的推导。

因为没有一神教那样至高无上的神的压制，所以在不违背宇宙秩序的大前提下，在具体事务上，华夏文化因春秋战国时代频繁的争霸和兼并战争，很快走向实用理性化，而原本属于神秘主义范畴的宇宙秩序也被儒家义理化了，比如孟子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把政治范畴的义理强加到了宇宙秩序的头上。但这并不是说宇宙信仰就不存在了，大家给老天爷按自己的意思画像，但并没有不敬老天爷，相反，儒家义理因为老天爷神秘力量的加持而更加被老百姓认可。

所以上古时代的儒家，一方面在现实层面构建政治哲学，一方面也兼营代言老天爷的业务，而儒家最早也是出于巫官。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人认为坑的是方士而不是儒生，认为焚书坑儒是造谣，殊不

知秦汉时代儒生和方士很多时候是兼职的。所以这么细究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明并没有特别显著的特殊性，与同时段其他文明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不同点。

既然头上有一个主宰一切的宇宙秩序，那么宇宙的意志自然也会反映到人间事务之中，人间事务，当然也包括天下大乱，也包括朝代更替。因此在上古时代，对于改朝换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天命说”，认为哪家胜出是因为有天命在身；另一种是“逐鹿说”，认为哪家胜出是因为拳头大或者智谋高。

因为“逐鹿说”认同暴力，不利于知识分子限制暴力以及暴力的升级版皇权，所以唐以前的知识分子一般是认同“天命说”的。另外那时的社会观念也相信“天命”，知识分子作为类似祭司的角色就更加崇信，这方面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比如东汉班彪，并不认为刘邦夺取天下是群雄逐鹿、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认为刘氏拥有天命，他在《王命论》中说：

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造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又如南朝沈约，在得天下的问题上，也是推崇天命说，反对逐鹿说，他编撰的《宋书》里面有专门的志书《符瑞志》，《符瑞志》中如是说：

夫体睿穷几，含灵独秀，谓之圣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力争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乱臣贼子，所以多于世也。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